

# 從史料、地名與常民生活中談臺灣的糠榔<sup>\*</sup>

何孟侯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採集組專員

## 摘要

本文是從歷史研究面向來探討冰河時期已存在這個島嶼的子遺植物-臺灣海棗（俗稱糠榔），在這近三百餘年間所發生的變遷。

探討內容包括：從清領至日治期間的史料記載及19世紀中後期來臺西方人士所留下的文字及影像記錄來呈現過去曾有的風貌；再透過地名追索來回顧糠榔在臺灣的分佈，及其與漢人先民的連結；最後透過田野訪查，記錄下近世與糠榔有關的傳統產業與民俗文化。

關鍵字：糠榔、臺灣海棗、臺灣地名、民俗植物、史料

## 壹、前言

民間俗稱為「糠榔」或「桃榔」的植物，學名為臺灣海棗（*Phoenix hanceana* Naudin var. *formosana* Beccari），<sup>1</sup>屬棕櫚科，於今讓人感到陌生的糠榔樹，卻是在臺灣早年的自然生態與常民生活中佔有重要的一頁。糠榔在臺灣曾是經歷過冰河期而生存至今的孑遺植物，全島山麓、沿海地帶都是它適合的生長範圍，屬於臺灣原生植物，具有耐鹽、抗風及耐旱等特性。誠所謂滄海桑田，在民國95年（2006）時，因著環境的巨烈變遷，農委會林務局臺東林區管理處為了保留野外的原生態，遂在臺東縣海端鄉境設立「關山臺灣海棗自然保護區」，原為適合於臺灣環境的原生物種，現在卻需要人為保育，不禁令人訝異這歷經萬餘年風霜雪雨考驗的糠榔樹，現在幾乎成了野外的罕見植物。

鑒於今人對於糠榔這種植物的陌生，而又在翻檢文獻史料時，時而可見相關之記載，便於資料蒐集足夠之際，著手做一整理；本文將先從清代各時期方志、風俗圖與清初至臺灣割日後與主題相關的詩文等材料著手，呈現糠榔在這二百餘年來在史料記載中的分量；再至清末，西風東漸之際，藉由遠渡重洋來到臺灣的外籍人士，從他們所留下的文字與影像記錄，來看看百餘年前在臺灣見到的原生糠榔風貌，接續由全臺現有地名的沿襲，追溯往昔臺灣各地糠榔的足跡；最後，在常民生活中緬懷糠榔產業曾經有過的榮景與漸次沒落。

---

\* 謝誌：

首先感謝本文審查人給予的諸多建議與指正，另亦感謝本館劉澤民副館長、陳文添研究員及鄭喜夫委員等前輩於本文撰寫期間提供的幫助；最後要感謝於各地田野調查時，協助我的親朋好友。

1 為便於閱讀與論述，本文將採用「糠榔」一詞為主。



圖1 臺灣原生種糠榔樹。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圖2 臺灣原生種糠榔葉。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 貳、清代至日治期間文史材料中的檳榔

本段將橫跨清領至日治兩個階段，蒐羅相關文史材料，分從清代官修志書中的地方物產、個人詩文集集中的文學創作、乃至近代的植物學研究素材等進行整理，回顧於今罕被提及的檳榔：

### （一）清代志書與采風圖中的記載

清康熙年間由官方修纂，分別完成了《臺灣府志》（簡稱《蔣志》）<sup>2</sup>、《臺灣府志》（簡稱《高志》）<sup>3</sup>、《重修臺灣府志》（簡稱《周志》）<sup>4</sup>、《諸羅縣志》、《鳳山縣志》與《臺灣縣志》<sup>5</sup>等六種，其中有五種可見到關於檳榔的記載；首先看到首任臺灣知府蔣毓英纂修的《蔣志》，於卷四物產果之屬載有：「桄榔子，樹若鐵蕉，葉亦如之，花淡黃而差白，結子至五月始熟，色黑如山茱萸而甘，核亦彷彿之。其結子時，土民即種埔尖，是歲桄榔子若多生，即是歲之穀亦有年。」內容除描述檳榔結果情狀外，也寫到檳榔樹的外觀，及當時民俗中以檳榔結子多寡做為預測豐年與否的依據。晚於《蔣志》的《高志》於風土志—土產—菓之屬載有：「桄榔子，結實五月熟，土民即種埔尖，是歲子若多生，即是歲穀亦有年。」從本條所載內容看起來，沿襲《蔣志》的成份居多。

《諸羅縣志》物產志果之屬載有：「桄榔子 花淡紅而帶白，結子如山茶、茱萸而甘，五月熟。時當種埔占，以桄榔子之多卜有年。」另在物產志—木之屬載有：「桄榔，南方草木狀，樹似柝欄，皮中有屑如麵。木性如竹，紫黑色，有文理，可以為器。」《鳳山縣志》於風土志—物產果之屬載有：「桄榔子，五月熟，子若多生，則是歲有年，樹似柝欄，中有屑

2 此志為首任臺灣知府蔣毓英纂修，初稿約成於康熙25年（1686），今人以《蔣志》簡稱之。

3 此志為臺廈道高拱乾纂修，完成於康熙35年（1696），今人以《高志》簡稱之。

4 此志臺灣知府周元文與學政陳璜纂修，刊行於康熙51年（1712），今人以《周志》簡稱之。

5 依完成之先後為：《蔣志》康熙25年（1686），《高志》康熙35年（1696），《周志》康熙51年（1712），《諸羅縣志》康熙56年（1717），《鳳山縣志》康熙57-58年（1718-1719），《臺灣縣志》康熙59年（1720）。

如麵。」同樣在木之屬載有：「桄榔，樹似栟櫚，中有屑似麵，木有文理堪以為用。」再過來是《臺灣縣志》於輿地志土產菓之屬記：「桄榔子，樹似栟櫚，子如山茱萸，熟於五月。」木之屬亦載：「桄榔，《廣志》桄榔洪直無枝條，其顛生葉不過數十，似栟櫚；其子作穗生，木端是也，本性至堅，有花紋，色黑而赤，工人解之以製弈枰、筆筒、雜器，雅致殊甚。本出九真交趾。」

以上所引，可以看出清康熙年間官方文獻的記載多以「桄榔」、「桄榔子」稱之，在運用上，不但可製成精緻木器，亦可食其種子，並可依其結子多寡做為判斷豐年與否的民俗依據，這些可讓今人約略了解到先民與糠榔在生活上發生的關聯。

接下來所引的《臺灣志略》，雖非屬官修性質，然因作者尹士俛於雍正7年（1729）年來臺任官，至乾隆4年（1739）離臺，前後寓臺達十年之久，歷任臺灣海防同知、臺灣知府及臺灣道等要職，以其職掌與經歷南北二路，記錄臺地事物，價值必不下於官修方志，自乾隆以降臺地志書加以引用者比比皆是；<sup>6</sup>今可見《臺灣志略》有二種，一為道光年間李元春刪輯本，另一為近年由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李祖基教授於北京圖書館善本部找出之存世孤本，<sup>7</sup>前述尹士俛所著者即為此本。於此志之中卷「出產水利」錄有糠榔一項，所記為：「桄榔，挺然直幹，花落生葉，質堅多紋，可製為器。」<sup>8</sup>

再至乾隆12年（1747）由滿漢巡臺御史六十七與范咸纂修之《重修臺灣府志》，於卷十八，物產中之草木屬，可見有糠榔，內容為：「糠榔：

6 《臺灣志略》為後志引用者計有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援引9處、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援引25處、范咸《重修臺灣府志》及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引用多達60餘處，陳淑均《噶瑪蘭廳志》援引17處，光緒年間《臺灣省通志稿》亦援引有29處。參見鄭喜夫，〈關於清代兩種《臺灣志略》〉，《臺灣文獻》，33卷1期（1982年），頁114-115。

7 歷來咸認尹士俛所撰《臺灣志略》「久已散佚」，後經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李祖基教授多方求覓，終於北京圖書館善本部尋獲存世孤本，共分上、中、下三卷。詳見李祖基，〈論尹士俛《臺灣志略》的史料價值-以社會經濟史為例〉，《臺灣文獻》，54卷4期（2003年），頁2-6。

8 尹士俛著，李祖基點校，《臺灣志略》（北京：九州，2003年），頁87。

幹直無枝，其顛生葉不過數十，結子作穗生木端，其葉臺人以為帚，本出九真、交趾。」其中提及「其葉臺人以為帚」，這在范咸詩作中也成為創作題材，待下個小段引出，與此可為呼應。又述及欖榔的原產地為「九真交趾」<sup>9</sup>。

嘉慶12年（1807年）修成的《續修臺灣縣志》，於物產果屬中謂：「椰子、枕榔少而珍」，這倒是對欖榔子的價值給予少見的評價，就現今的認知，欖榔子產量雖豐，但因食用不便，滋味不若其他果物，幾無市場價值，然在此志中卻載其稀有珍貴，實與今人之認知迥異。同樣在《續修臺灣縣志》的地志山水中記載：「七鯤身嶼在邑西南，海中脈自東南而來，西轉下海，聯結七嶼，相距各里許接續不斷，勢若貫珠，自南以北而終於安平鎮，與南北汕參差，斜對為邑之關鎖。地皆沙土，風濤鼓盪，不崩不蝕，多產蒜茶、枕榔，望之鬱然蒼翠。……」這段描述是當時位於臺灣縣轄區之二層仁溪出海口的七鯤身沙洲情景，在地皆沙土、風濤鼓盪的環境之中，林投樹與欖榔樹仍能成為地表上主要植被，可見這些植物堅韌的生命力。

道光12年（1836）成書的《彰化縣志》將其列於物產志木之屬，載錄內容為：「欖榔，樹似栟櫚，幹直無枝，其顛生葉不過數十，結子作穗，生木端。本出九真交趾，皮中有屑似麵。木性如竹，紫黑有文理，可為器。」內容所述與前引康熙年間的方志雷同，唯以「欖榔」名之，則與此前有異。

時序往後推衍，至同治10年（1871）間完成的《淡水廳志》卷十二一考二一物產的果屬列有「欖榔子」，簡略記載：「五月熟，後種埔占，子多歲亦豐。」「木屬」亦收錄有「枕榔」，項下註解援引《臺灣志略》載：「枕榔挺然直幹，花落生葉，質堅多紋，可製為器。」以及《諸羅縣志》所載：「枕榔樹似栟櫚，皮中有屑，如麵。木性如竹紫黑色有紋

9 九真、交趾為漢時之南越四郡其中二郡，皆位於中南半島，久真郡位於現今越南中部，交趾位於越南北部紅河流域。

理。」。光緒20年（1894）《恒春縣志》物產木之屬有糠榔的記載，內容為「糠榔，似檳榔，亦曰光榔。其子叢生如穗，大如豆，初青老黃；可食，味甘，微酸。」。

從前引清代各時期方志收錄的比例來看，糠榔此物當被視為本地主要物產，多列於果之屬與木之屬，既可食用又能器用，另亦可為占卜豐年與否的民俗依據；在食用性的描述上，主要是糠榔子陰熟後可食，還有樹皮中所生之屑似麵粉，亦可食用，至於如何食用？則未見詳述。器用部分，包括了糠榔葉及糠榔的莖幹，糠榔葉多製成掃帚，莖幹製作成材，紋理、色澤都甚討喜，加以質地堅硬，時人有以製成棋盤、筆筒或雜器之類。

表1 清代官修方志物產中關於糠榔記載一覽表

刊行年代	方志名稱	記載內容
康熙年間	《臺灣府志》 （簡稱《蔣志》）	物產果之屬：「枕椰子，樹若鐵蕉，葉亦如之，花淡黃而差白，結子至五月始熟，色黑如山菜萸而甘，核亦彷彿之。其結子時，土民即種埔尖，是歲枕椰子若多生，即是歲之穀亦有年。」
康熙35年 （1696）	《臺灣府志》 （簡稱《高志》）	風土志—土產—菓之屬：「枕椰子，結實五月熟，土民即種埔尖，是歲子若多生，即是歲穀亦有年。」
康熙56年 （1717）	《諸羅縣志》	物產志—果之屬：「枕椰子 花淡紅而帶白，結子如山茶、菜萸而甘，五月熟。時當種埔占，以枕椰子之多卜有年。」 物產志—木之屬：「枕榔，南方草木狀，樹似拼欄，皮中有屑如麵。木性如竹，紫黑色，有文理，可以為器。」
康熙59年 （1720）	《鳳山縣志》	風土志—物產—菓之屬載有：「枕椰子，五月熟，子若多生，則是歲有年，樹似拼欄，中有屑如麵。」 風土志—物產—木之屬：「枕榔，樹似拼欄，中有屑似麵，木有文理堪以為用。」
康熙59年 （1720）	《臺灣縣志》	輿地志—土產—菓之屬：「枕椰子，樹似拼欄，子如山菜萸，熟於五月。」 輿地志—土產—木之屬：「枕榔，《廣志》枕榔洪直無枝條，其顛生葉不過數十，似拼欄；其子作穗生，木端是也，本性至堅，有花紋，色黑而赤，工人解之以製弈枰、筆筒、雜器，雅致殊甚。本出九真交趾。」

乾隆3年 (1738)	《臺灣志略》	中卷一出產水利：「桃榔，挺然直幹，花落生葉，質堅多紋，可製為器。」
乾隆12年 (1747)	《重修臺灣府志》	物產一草木屬：「糠榔：幹直無枝，其顛生葉不過數十，結子作穗生木端，其葉臺人以為帚，本出九真、交趾。」
乾隆12年 (1747)	《臺海采風圖》	糠榔子 色紅 出山野 採蔭四五天俟黑 即可食 味微甜
嘉慶12年 (1807)	《續修臺灣縣志》	地志一物產一果：「椰子、桃榔少而珍。」 地志一山水：「七鯤身嶼在邑西南，海中脈自東南而來，西轉下海，聯結七嶼，相距各里許接續不斷，勢若貫珠，自南以北而終於安平鎮，與南北汕參差，斜對為邑之關鎖。地皆沙土，風濤鼓盪，不崩不蝕，多產蔴茶、桃榔，望之鬱然蒼翠。……」
道光12年 (1836)	《彰化縣志》	物產志一木之屬：「糠榔，樹似栟櫚，幹直無枝，其顛生葉不過數十，結子作穗，生木端。本出九真交趾，皮中有屑似麵。木性如竹，紫黑有文理，可為器。」
同治10年 (1871)	《淡水廳志》	物產的果屬列有糠榔子，簡略記載：「五月熟，後種埔占，子多歲亦豐。」，木屬亦載有桃榔，內容則援引《臺灣志略》、《諸羅縣志》等前志。
光緒20年 (1894)	《恒春縣志》	物產木之屬有糠榔的記載：「糠榔，似檳榔，亦曰光榔。其子叢生如穗，大如豆，初青老黃；可食，味甘，微酸。」

(本研究整理製表)。

同樣在清代文獻中，我們也可以看到當時描繪的糠榔樣貌。國立臺灣圖書館（前身為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所藏《六十七兩采風圖合卷》是在清乾隆8至12年（1744-1747）間，由巡視臺灣監察御史六十七<sup>10</sup>命畫工所繪，記錄的是臺灣民情風土，是現今臺灣史研究上珍貴的史料，且因版本較佳，故傳真寫實的價值亦高，從此圖卷中便可找到關於糠榔的身影。首先，在《番社采風圖》的「捕鹿」圖幅的點景植物中，穿插著一棵酷似棕櫚科植物的樹叢，相對於畫面中其他草木大多以國畫制式的夾葉、點描手法堆砌，再看到這棵有著羽狀複葉，葉型尖銳細長的植物，又莖

10 六十七，號居魯，為滿州鑲紅旗人，於乾隆9年來臺，任巡臺御史。參黃純青、林熊祥主修，《臺灣省通志稿卷6：學藝志文學篇》（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2年）。

幹以棕色做老化枝梗密生狀，這些特徵皆與本文討論的主角—糠榔樹相吻合；從繪圖者的角度思考，此一樹叢無論用色與形態的描繪都顯得別出心裁，畢竟糠榔這種熱帶的棕櫚科植物，並非大陸內地常見之物，畫工們實難憑空想像，若非就地寫生，也應該是繪圖者應物象形的結果。（見圖3、圖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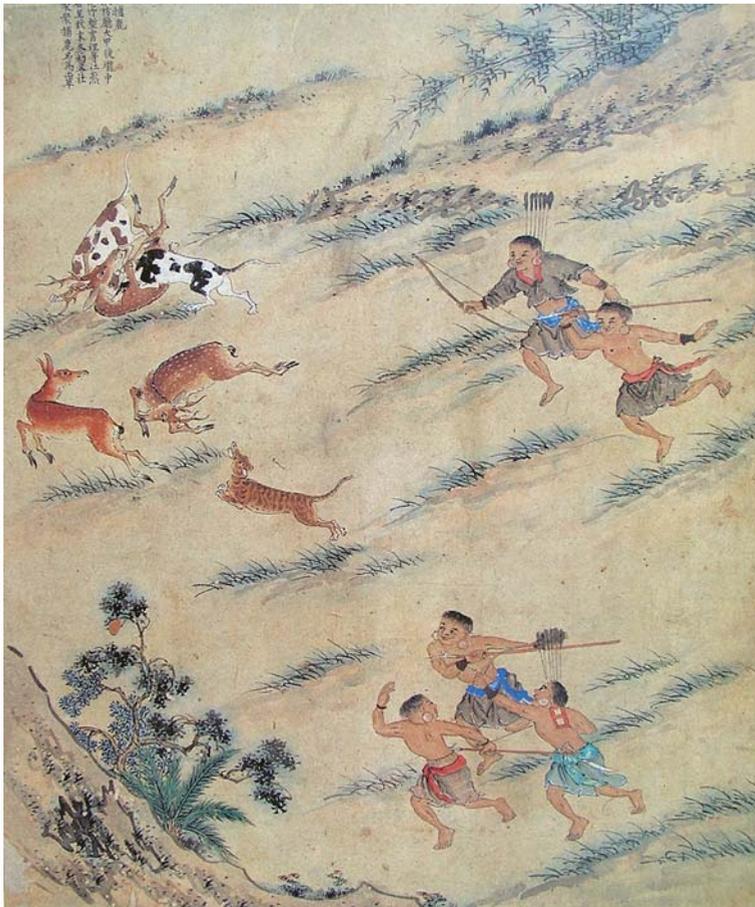


圖3 《番社采風圖》的「捕鹿」圖幅，左下角的點景植物可見糠榔樹。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藏。



圖3-1 「捕鹿」圖，左下角的點景植物糠榔樹。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藏。

乾隆10年（1745）前後，六十七與范咸二人分任滿漢巡臺御史，他們的政績之一即是修纂《重修臺灣府志》一書，凡25卷，約48萬字，於乾隆12年（1747）刊刻出版，是書體例完善，蒐採宏富，風土藝文之記述尤詳，在眾多臺灣方志中頗為特出；<sup>11</sup>再看過前段范咸平日詩作及六十七主持繪製的采風圖後，不難想見在纂修這部志書時，兩位大人應是親力親為於其中的。

另在《臺海采風圖》的部分，也可見到糠榔子的記錄，因採工筆設色，因而呈現得相當寫實，圖旁註記文字：「糠榔子 色紅 出山野 採蔭四五天俟黑 即可食 味微甜」，今日無論以實物比對，或就記載內容驗證，皆能與二百六十餘年前的古人相通，而這也正是此件史料為世人所重的原因。（圖4、圖5）

11 引自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網站。（<http://memory.ncl.edu.tw>）2014.3.12點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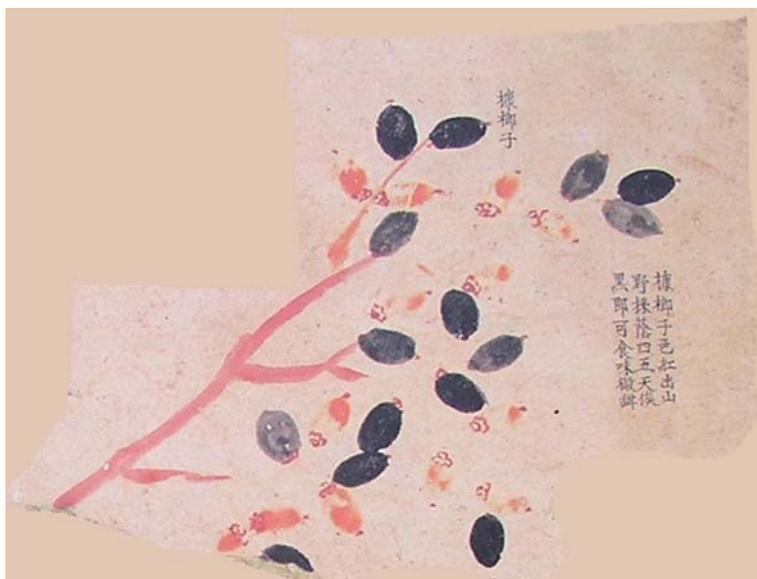


圖4 《臺海采風圖》所繪「檬椰子」。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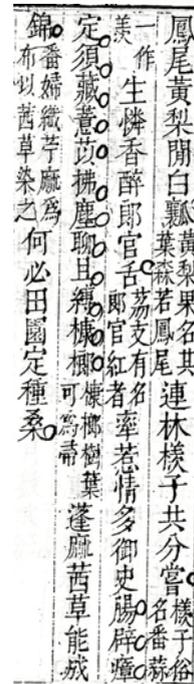
圖5 採摘後放置4-5天之檬椰子，熟成者即呈黑紫色。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二) 官民詩文中所見的糠榔

在《沈光文斯庵先生專集》中收錄有〈平臺灣序〉一文，描寫臺地風物時，也可見到「桄榔孤樹」這樣的記載，<sup>12</sup>內容將糠榔、椰子同列一句；沈光文為明清鼎革之際，留寓臺灣的知名文人，然此文經考訂，屬後人偽作的可能性很高，謹於此列出供作參考。

若前引內容不盡可信，則康熙61年至雍正2年（1722-1724）首任巡臺御史黃叔瓚所著《臺海使槎錄》的〈番俗六考〉中所述「南路鳳山傀儡番」有：「……兩天則以糠榔葉為衣為笠。……」，<sup>13</sup>記錄的是當時鳳山縣境北葉安、心武里、山豬毛、加蚌、加務朗、勃朗、施汝臘、山里老、加少山、七齒岸、加六堂、礁嘮其難、陳阿修、加走山、礁網曷氏、系率臘、毛系系、望仔立、加籠雅、無朗逸、山里目、佳者惹葉、擺律、柯覓、則加則加單等，當時統稱為傀儡番之原住民部落，他們有運用糠榔葉來製做雨衣及斗笠等類器用的現象，這可算是清代文獻中較早，而且是記錄關於原住民族群以糠榔為材應用於生活上的記錄。



前段曾提及，於乾隆10至12年（1745-1747）間在臺任巡臺御史的范咸，也留有兩首七言詩細膩描述當時南臺灣的物產，其中便見有糠榔：〈再疊臺江雜

圖6 刊於乾隆12年（1747）《重修鳳山縣志》范咸詩作〈再疊臺江雜詠〉十二首之八。

詠〉十二首之八「鳳尾黃梨開白瓢，連林樣子共分嘗。生憐香醉郎官舌，牽惹情多御史腸。辟瘴定須藏薏苡，拂塵聊且縛糠榔。蓬麻茜草能成錦，

12 見沈友梅等編，《沈光文斯庵先生專集》（臺北：寧波同鄉月刊社，1977年），頁129-134。

13 （清）黃叔瓚著，《臺海使槎錄》，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88，頁153。

何必田園定種桑。」〈三疊臺江雜詠〉十二首之十一「椰子中堅不作瓢，天生美醞得分嘗。綠筠已睹觀音面，翠蟹終無公子腸。粉壁握椒焚牡蠣，管城脫穎貯枕榔。難烹卻怪逢蚶蚶，博物應知又累桑。」<sup>14</sup>「拂塵聊且縛糠榔」，范咸註有：「糠榔樹葉可為帚」，敘述的是綁紮糠榔葉做成掃帚，以為日常清潔環境的用具，「管城脫穎貯枕榔」，范咸註語為：「枕榔可為筆簞」，則描寫以糠榔樹莖製成筆筒，為文房中之器用，范咸詩作正可反應先民日常生活與糠榔的緊密關係。

乾隆17年（1752）完成的《重修臺灣縣志》，於藝文志中收錄福建同安人林翼池詩作〈安平晚渡〉一首，內容為：「薄暮津頭喚渡喧，斜陽暎暖水中天，紅毛城掩枕榔霧，黑齒人攀椰子煙；新月送將名利客，好風吹盡去來船，南飛烏鵲今何在？擊楫中流記昔年。」<sup>15</sup>林翼池曾於乾隆年間來臺任鳳山縣令，〈安平晚渡〉應即在這個階段完成的作品，寫的是清時臺南安平港熙來攘往的場景，抒發的是宦海浮沉的感懷，其中「紅毛城掩枕榔霧，黑齒人攀椰子煙」鮮活的點出臺地風土民情，紅毛城即荷據時期所建之熱蘭遮城，就所描寫的意境看，當時的熱蘭遮城周邊應是糠榔林遍佈，加以染齒之原住民與熱帶風情的椰子樹入鏡，一派異域情調油然而生。

乾隆29年（1764）8月來臺的鳳山縣教諭朱仕玠，翌年完成《小琉球漫誌》10卷，其所記為在臺期間的經歷見聞，於卷四「瀛涯漁唱（上）」中，即見有與糠榔有關的詩文，詩云：「亭亭青節肖篔簹，麵吐霏霏勝栗黃。翻笑廣文食不足，日寬圍帶望枕榔。」，詩後註解：「枕榔木，似椶樹，有節，似大竹；樹杪挺出數枝，開花成穗，結子如青豆。皮中生粉，赤黃色，如麵，可食。」，這應該是朱仕玠於鳳山縣境<sup>16</sup>所見到的光景，加上他對這種植物的認識，糠榔材可用，皮中之粉可食，但產量卻不多，其中提到其麵口感如栗黃，這般具體的形容，對於糠榔皮中所生之粉是何滋

14 范咸，浙江仁和人，乾隆10年（1745）4月任巡視臺灣監察御史兼理學政，在任兩年。

15 見〔清〕六十七輯，《使署閒情》。本文參考《使署閒情赤崁集臺灣雜詠合刻》（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年），頁43-48。

16 其時鳳山縣轄地約在今臺南市以南之高雄市範圍內為主。

味提供了聯想，也讓這段記載益見價值。

乾隆38年（1773）來臺任臺灣府海防兼南路理番同知的朱景英撰有《海東札記》一書，內容述其在臺為官3年之見聞。其自識云：「余貳守海東，逾三歲，南北路遍焉。凡所聽睹，拾紙雜然記之，日積以多，遂析為八類，鈔存四卷。……」，於卷3記土物中有：「檨榔，直幹似栢欄，有節如竹。樹杪抽數十枝，攢葉若翦。吐花作穗子歷落，狀若青珠，皮中有屑，赤黃色，如麵，可食。木質堅而多文，製器斑如。」，從這段內容看，朱景英的記錄或有參閱當時既有志書，再加上少部分之己意見聞而成。

至光緒年間，來臺任官的唐贊袞留有《臺陽見聞錄》1冊。唐贊袞光緒17年（1891），調署臺澎道，旋補臺南府，迄光緒21年（1895）正月去任，《臺陽見聞錄》作於光緒17年，共2卷，於下卷「菓品」中收錄有「檨榔」，所載內容：「木似椶樹，有節，似大竹；樹杪挺出數枝，開花成穗，結子如青珠。皮中生粉，赤黃色，如麵，可食。」，就此則內容來看，幾與乾隆年間朱仕玠《小琉球漫誌》詩後註解所記盡同，而其年代又晚，大抵為傳抄之作。

日人治臺時期，於1915年12月4日至15日間，來自福建省立甲種農業學校的40餘名師生來臺參訪，由邱文鸞等記載其間的見聞而成《臺灣旅行記》，其中記錄到當時在高雄公會堂周邊也出現了檨榔，據邱文鸞所記為：「……申初二刻，至公會堂（堂名「萬古傳」）。以部長楠田君喜吾人來，邀入少憩，亦其一片好意也。公會堂在打狗山麓。有所謂檨榔樹者，為棕櫚科之植物；外觀甚似鐵樹，其葉及根可為救荒用。未幾，進果餌。申正，告別。……」<sup>17</sup>由這段文字我們可回顧到100年前，高雄鼓山地區的情景，公會堂所在的位置在今之壽山山麓，亦為近海區域；這段記錄最特別的是提到檨榔的葉和根可為救荒用，這是在先前少見的說法，特別是檨榔的根，在過往的文獻中見有檨榔子、嫩葉及所生之粉可食，至於檨

17 同行者劉範徵及謝鳴珂亦有雷同之記載，詳參邱文鸞等著，《臺灣旅行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5年），頁38、53、104。

榔根卻未見有謂可食者，這邊強調的是救荒，可見糠榔的利用價值已多方被人們了解，加以此行參訪者皆為農業學校師生，為此一說法的可靠性又更增添幾分。

本段前曾引乾隆年間鳳山縣令林翼池詩作〈安平晚渡〉，於此若再與百餘年後福建晉江籍寓臺詩人蘇鏡潭的《東寧百詠》詩集中寫到的「甲帳樓臺迥日非，降旗西去失重圍；秋風一夕糠榔死，赤崁城頭蝙蝠飛。」詩作，<sup>18</sup>互為參照，對於安平地區糠榔林遍佈的景象會更為清悉。蘇鏡潭為光緒年間舉人，曾於1918年及1923年兩度來臺，與板橋林家為戚族，此一詩集即為第二度來臺時與林小眉<sup>19</sup>唱酬之作品；蘇氏久客臺灣，遊蹤遍及全島，《東寧百詠》計有百首七言詩，題材多為臺灣三百年來興廢事，如南明政事、鄭氏遺事，及於中法之戰，所詠人物足當文獻，言近旨遠，舉凡山川古蹟、氣候物產、風土人情、寺廟祀典，無不發為吟詠，詩後小注，參之志略，更為詳盡。<sup>20</sup>前引蘇鏡潭詩句，描寫的是明永曆15年（1661）鄭成功攻打荷蘭人前後，臺南大員一帶（今之安平）的情景。

發行於1920年，連橫先生所著之《臺灣通史》，卷28虞衡志一木之屬亦錄有「糠榔」，內容簡略，所記為：「幹直無枝，葉可為箒。」以糠榔葉製作掃帚是歷來常見的利用方式，所記並無特出。連橫另一以鄉土文學為出發的著作《雅言》，其中也出現與糠榔有關的題材，第207則內容記有：「『洛陽伽藍記』謂『昭儀寺有酒樹麵木』。按酒樹、即榔樹，漿可為酒，亦可生飲；而麵木即枕榔，以其皮中有屑如麵，可造餅食。唐段公路『北戶錄』謂『枕榔心為炙，滋腴極美』。枕榔臺南多有，未有食者；唯榔酒則嘗飲耳。」<sup>21</sup>這則短文，寫得比在《臺灣通史》糠榔款目中的內容豐富許多，連橫引的是成書於北魏孝靜帝年間，<sup>22</sup>由撫軍府司馬楊銜之所撰

18 詩後註：「十年，荷人復築城赤崁，與熱蘭遮相犄角。及成功師次鹿耳門，凡攻圍七閱月，復以書諭之，乃降；率殘兵千人而去。城面海背山，遍植糠榔，夕時蝙蝠極多。」。

19 本名林健人，板橋林家族裔，為蘇鏡潭之表弟，兩人各有《東寧雜詠》百首，多屬臺灣史事地誌之作。

20 蘇鏡潭撰、王麗整理，《東寧百詠》，臺灣文獻匯刊第4輯第3冊（北京：九州，2004年），頁2-47。

21 連橫著，《臺灣語典：雅言》（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年），頁91。

22 北魏孝靜帝年代在公元524-551年間。

之《洛陽伽藍記》，內容主要是記北魏洛陽城興修佛寺情景，在城之東陽門內有昭儀尼寺一處，堂前便植有「酒樹麵木」，依連橫之解，所指酒樹就是椰子樹，而麵木則為糠榔樹；從所述可知，昭儀尼寺乃為當時太后寵信之宦官所建，<sup>23</sup>故此寺修建得精美絕倫，從「寺有一佛二菩薩，塑工精絕，京師所無也……」這些描述可想而知，<sup>24</sup>昭儀寺堂前種有酒樹、麵木，可見亦是珍稀之物，就現今的認知來看，椰子樹及糠榔樹種到了中國北方內陸，這確實是不易之事，畢竟這兩種植物原來應是生於南方較熱的區域。再又提及糠榔皮中有屑如麵，可以做成餅食，而糠榔心可烤而食之，且還稱得上是美味之物。最後，連橫以自身的經歷提到，在臺南也有很多糠榔樹，但卻沒有人會去吃它。

從文人筆下看到的糠榔，相較於官修史志，就顯得豐富多元，有以描寫寓臺日常生活，或述所見環境生態，更或是藉物抒情，感時傷懷者；另外像連橫運用了歷史典故，這讓我們對於糠榔的時空想像連結到了北魏時的洛陽城。

### （三）日治時期的植物學研究

在日人治臺後期，昭和11年（1936）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林業部金平亮三所著之《臺灣樹木誌》（“Formosan Trees Indigenous to The Island”）一書中所述，臺灣的糠榔在全島的荒地上皆屬常見，並指出臺灣的變種糠榔是從香港、海南等地之原種演化而來；較特別的是，此處採錄到臺灣原住民クラル社稱糠榔為「ハニボン」，<sup>25</sup>經查クラル社應是在今之屏東縣恒春半島的社頂，昔時稱作龜仔律、龜勝律或龜仔兒，為瑯嶠十八社龜仔角社所在，屬於排灣族布曹爾（Butsul）系統的南部排灣Parilarilao群，勢力範圍西起大尖石山，<sup>26</sup>東至鵝鑾鼻東側海岸間大片土地，日人在明治35年（1902）於クラル社設置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林業部恆春林業試驗所，以

23 此所指「太后」應為北魏孝明帝在位時，臨朝攝政之胡太后。

24 （北魏）楊銜之撰，《洛陽城伽藍記》，卷1（臺北：臺灣中華，1966年），頁10。

25 金平亮三著，《臺灣樹木誌》（臺北：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林業部，1936年），頁73-74。

26 此處指大尖石山位於現今之墾丁國家公園內。

試驗栽培各種植物，<sup>27</sup>金平亮三著作中的資料來源，極可能就是源自此處。

事實上，來自寒溫帶的日人，於治臺期間，對於熱帶植物的研究不遺餘力，也因此，透過科學性系統採集留下了臺灣各地糠榔的植物標本，從大正4年（1915）至昭和18年（1943）間，採集包括屏東恒春、臺東蘭紅頭嶼、屏東龜子角、屏東小琉球、高雄鼓山、臺東火燒島、桃園、屏東恒春半島、臺東達仁、船帆石到鵝鑾鼻、臺北植物園、臺南關子嶺及臺南官田等地的糠榔實物，這些標本目前仍然保存在國立台灣大學的植物標本館。<sup>28</sup>

### 參、西洋人在臺所見的糠榔

於清末，西風東漸之際，隨著門戶開放，許多來自西方的專業人士接踵來到滋潤豐饒的福爾摩沙島；在這個段落便將透過他們留下的記錄，來看百餘年前引進西方科學研究的先驅者，在臺所見的糠榔。

#### （一）博物學家－斯文豪（Robert Swinhoe）

對於臺灣特有植物發現有著卓越供獻的英籍博物學家斯文豪，他曾以英國駐臺領事的身分在淡水、打狗等地居住過4年（1861-1866），也是在這段期間，他在臺灣採集了許多動植物標本，於1863年送回英國，匯編成 *List of Plants from the Island of Formosa, or Taiwan*.（《福爾摩沙島植物名錄》），<sup>29</sup>在收錄的246種臺灣植物目錄中，雖未列有糠榔樹。<sup>30</sup>但在另一篇“*Additional Notes on Formosa*”文獻中，斯文豪在臺灣東北角這個區域進行勘察時，留有這樣一段記載：「福爾摩沙島的東北部……在被稱為棕櫚島的海港，我們走遍一個小島的大部分區域，這裡遍佈著一種俗稱的小棕

27 見《臺灣地名辭書卷4：屏東縣》，頁202-203。

28 〈*Phoenix hanceana*檢索結果〉，見國立臺灣大學植物標本館「臺灣植物資訊整合查詢系統」：[tai2.ntu.edu.tw](http://tai2.ntu.edu.tw)（2014年4月10日點閱）。

29 吳永華著，《臺灣特有植物發展史》（臺中：晨星，2006年），頁19。

30 Swinhoe, R., *List of Plants from the Island of Formosa, or Taiwan* (London: British Library, 1863).

櫚樹（註：海棗樹），它們生長在山丘突出的地表上……」，<sup>31</sup>其中提到的「small palms (Phoenix sp.)」應該就是本文探討的主角糠榔樹，在其踏勘的東北角小島山丘上，斯文豪氏便觀察到糠榔遍生的情景。

（二）首位來臺記實報導的攝影師－約翰·湯姆生（John Thomson）

1871年4月，英國記實報導攝影師約翰·湯姆生帶著當時在臺灣還未曾見聞的照相機抵達南臺灣，在百餘日的行旅中，拍下四十多張玻璃版臺灣風景與原住民風俗、人物照片，其中有一組以拍攝俯視打狗港（今高雄旗津區旗後半島一帶）全景的畫面，前景雜樹叢中清楚可見有糠榔樹佇立，（圖7、圖8）從約翰·湯姆生的學養背景推斷，他將這幾棵糠榔樹攝入鏡頭，應非無意識的點綴取景。



圖7 約翰·湯姆生（John Thomson）以玻璃版拍攝之打狗港之一，糠榔樹位置在畫面前景右下角。

資料來源：《法國珍藏早期臺灣影像：攝影與歷史的對話》，頁44，圖為赫庫（E. Reclus）藏。

31 原文為「North-East Formosa ……We walked over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small island, in the harbour called Palm Island, so called on account of the small palms (Phoenix sp.) that grow on conspicuous parts of its hilly surface.」，引自Swinhoe, R., "Additional Notes on Formosa,"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10, 1866, p.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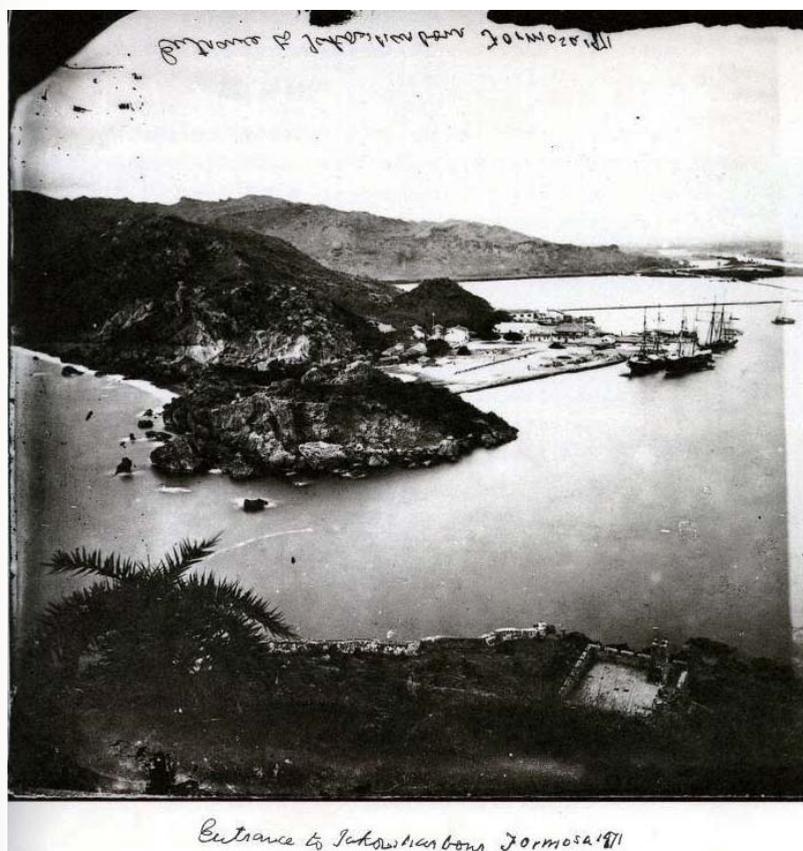


圖8 湯姆生 (John Thomson) 以玻璃版拍攝之打狗港之2，畫面前景左下角亦可見椰子樹叢。

資料來源：《從地面到天空臺灣在飛躍之中：1871-2006》（臺北：法國信鴿書店，2006年），頁37。原件為倫敦Wellcome Library藏。

約翰·湯姆生出生於英國蘇格蘭愛丁堡，大學時期主修化學，而後對建築、人種誌、歷史、地理、植物學等影像產生濃厚興趣，在大英帝國如日中天的19世紀，他也得到機會遍遊印度、錫蘭、東南亞及中國，從事熱愛的影像記錄工作，<sup>32</sup>在這些熱帶、亞熱帶地區，約翰·湯姆生應已認識到椰子這種充滿熱帶風情的植物，當他由打狗港登岸見著遍野生長的椰子時，選擇將此植物有意識的納入畫面，以彰顯這個南臺灣海港風情的可能

32 詳參王雅倫著，《法國珍藏早期臺灣影像：攝影與歷史的對話》（臺北：雄獅，1997年），頁38-65。

性甚高。

若再參照1871年4月1日湯姆生從廈門乘坐輪船到臺灣的記實報導，便能進一步印證他對糠榔的認知：「……我們登上陸地，接著爬過許多洞穴，……不少洞穴裡都佈有填滿沙土的窟窿，窟窿裡滋生著灌木和一種矮小的棗椰樹。……我們進入打狗城（今高雄市）時，此地的熱帶風貌與婆娑成蔭的棕櫚樹，給我留下極深刻的印象，讓我聯想到馬來亞群島的村落。……」<sup>33</sup>原產於北非、西亞地區的棗椰樹（date palm）是熱帶、亞熱帶乾旱地區的特有樹種，與糠榔同屬棕櫚科植物，不過棗椰樹可高達十數公尺，而湯姆生看到「一種矮小的棗椰樹」應即當時臺灣遍生的原生種糠榔樹。就湯姆生的文字與影像記錄推測，當時高雄旗後半島一帶野生的糠榔樹應有相當的族群數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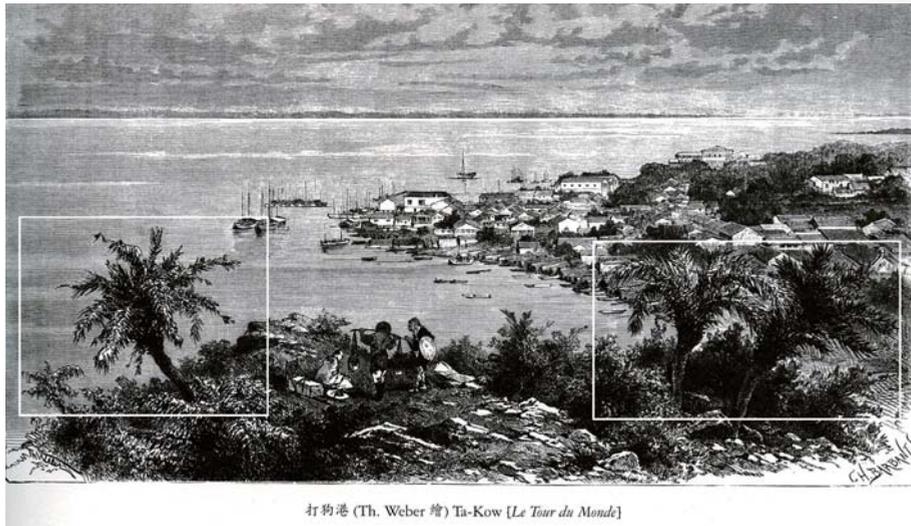


圖9 依據湯姆生拍攝影像繪製的「打狗港」版畫，白色框線內即為糠榔樹叢。

資料來源：《從地面到天空臺灣在飛躍之中》（臺北：法國信鴿書店，2006年），頁41。

33 引自John Thomson原著，黃詩涵翻譯、顏湘如校稿，《十載遊記：麻六甲海峽、中國與中南半島》（The Straits of Malacca, Indo-China and China），收入René viénet編，《從地面到天空 臺灣在飛躍之中：1871-2006》（臺北：法國信鴿書店，2006年），頁32-36。

### （三）軍事顧問－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

1874年9月，美籍軍事顧問李仙得編纂“*Notes of Travel in Formosa*”一書，在“*List of Plants, Trees, flowers, Animals, etc. of Chinese Formosa, as given in the Taiwan Tze and not included in the Enumeration given in General Reminiscences*”中也收錄了糠榔這種植物，這一份臺灣動植物清單裡，糠榔被歸為「The above are names of trees」項內，意為以樹命名的植物，事實上，在這個項目中列出包括「糠榔 K'hang lang」及「桄榔 Kwang lang」兩種，但並未有進一步的說明，而到底是僅為民間用詞之分歧，又或是兩者確有差別，則可從下段英籍植物學家亨利·奧古斯丁的記錄中看到進一步的說法。<sup>34</sup>

### （四）植物學家－亨利·奧古斯丁（Herry Augustine）

被譽為是「總結清代西方人在臺採集成果的偉大學者」亨利·奧古斯丁，於1892年11月來臺，於打狗海關擔任醫官，直至臺灣割日後的1896年才離臺。在臺期間，他曾收集臺灣植物標本的地點包括：打狗（Takpw plain）、打狗山（Ape's Hill）、萬金庄（Bankinsing）、南岬（South Cape, Eluanpi）、淡水（Tamsui）及其他零星採集地點如臺南（Tainan）、安平（Anping）、小琉球（Lambay Isle）及嘉義（Kagee）等。另外，還有當時在鵝鑾鼻燈塔工作的德籍看守員Suhmuser. M及在淡水海關任職的英國人Morse. H. B. 兩位，亦協助亨利在臺的植物採集。<sup>35</sup>

藉由前述這些採集，亨利·奧古斯丁於1896年發表了“*A List of Plants From Formosa*”（臺灣植物目錄），共收錄有1428種本地植物，其中於編號1137種，便是臺灣原生種糠榔樹，款目下的記錄為：「*Phoenix humilis, L. var. Hanceana, becc. Takow; Playfair, Henry. S. cape; Henry. A very common small palm with edible fruit. Known colloquially as the kuang-lang, 桄榔, or k'eng-lang, 糠榔; and described under the latter nsme in the Gazetteer. The kuang-*

34 見Charles W. Le Gendre著，《*Notes of Travel in Formosa*》（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2年），頁233-234。

35 吳永華著，《臺灣特有植物發展史》（臺中：晨星，2006年），頁59-64。

*lang* of the Gazetteer may refer to a different palm; and this name is given in South China to *Caryota ochlandra*, Hance.]<sup>36</sup>本件糠榔標本的採集為亨利於當時屬於打狗地區的南岬取得，今之地點應是在鵝鑾鼻一帶的海灣，據其描述這種小型的海棗樹在這一帶普遍可見，果實可以食用，本地稱之為「枕榔」或「糠榔」；另亦提及，稱之為「枕榔」者，或有可能是不同的品種，而這個辭彙是中國南方所使用的名稱。

亨利·奧古斯丁提出的看法很值得重視，雖然從前段引用中國人所留地方志書與詩文中未見有相關說明，但確實存在一個現象，那便是在清代前期記載的用詞上，較常看到用「枕榔」一詞，乾嘉之後，則漸次採「糠榔」為名，到了清中後期「糠榔」已為普遍採用的名稱；初步解讀，咸以兩者發音近似，而有併用或混用之情況，但若從亨利·奧古斯丁提供的訊息來看，「枕榔」與「糠榔」應是有所區別的；再者，漢人先民來臺之初採用糠榔來標記地名，應是對此種植物留有情感記憶或已有所認識，而能從荒野中將此物選出成為地名。<sup>37</sup>

試從中國南方閩、粵兩省的地方志進行了解，像在明嘉靖年間修纂之福建省《安溪縣志》輿地卷土產的木類中便有關於糠榔的記載，確實是採用「枕榔」一詞，<sup>38</sup>同為福建省，明朝萬曆元年（1573）刊行的《重修漳州府志》，於卷13龍溪縣物產的木之屬亦有「枕榔」一項。<sup>39</sup>再看廣東省部分，乾隆26年（1761）刊行的《潮州府志》卷39物產中有引自《南方草木狀》<sup>40</sup>之相關記載：「枕榔，似楸，皮中有屑如麵，多至數斛，食之與常麵無異」，因《南方草木狀》是一部年代甚早專志嶺南植物的書籍，藉

36 Herry, A., "A list of plants from Formosa", Yokohama: Kelly & Walsh, 1896, p.99.

37 全臺「糠榔」相關地名將於「肆、從全臺地名追尋糠榔的足跡」進行整理探討。

38 「枕榔」款目下的記載為：「枕榔，產於廣東本地，間有葉，似竹有節，與棕櫚相似，葉生樹端，其子內如麵，食之不飢，皮可為綆，廣人取其鬚作巾，又以其木作鋤，利如鐵中石更利，惟中蕉根則破。」。見〔明〕汪瑀修；林有年纂，《安溪縣志》地輿卷之一，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2年，頁32。

39 「枕榔」款目下的記載為：「枕榔，似棕，而葉與子皆下垂。」見福建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整理，〔明〕羅青霄修纂，《漳州府志》，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401。

40 《南方草木狀》全書3卷，是一部年代甚早以記錄嶺南地區植物的專書，原刊為西晉稽含所作，後經考辨，疑現今所見版本為南宋時托古之作。

此可知在中國南方早即以「桫欏」稱之。<sup>41</sup>最後，再引一例，清道光21年（1841）刊行之《瓊州府志》於卷5輿地物產中亦稱「桫欏」，且記載相當詳細，當時的瓊州府即今之海南島，志中描述：「……桫欏木，似椶櫚，有節如大竹，聳直高十餘丈，有葉無枝，蔭綠茂盛，結子葉間，數十穗，下垂長可丈餘，……」<sup>42</sup>這段文字適可以佐證亨利·奧古斯對臺地桫欏的觀察，於今，從植物學的分類系統可知，臺灣的桫欏屬於原生品種，樹高頂多二至三丈，<sup>43</sup>亨利·奧古斯丁在臺所見者，自然異於中國南方所生樹身高達十餘丈之桫欏。

#### 肆、從全臺地名追尋桫欏的足跡

臺灣全島皆為桫欏適宜生長的环境，然因人為大量開發破壞了它的原生環境，致使今日我們已不易看見生長在野外的桫欏樹林；不過若從現有地名追索，或可領略一些當年的盛景，於今北起桃園市，南至屏東縣境皆仍有與桫欏相關的地名，以下略就有關之地名做一追索及沿革敘述：

##### （一）桃竹苗地區

桃園市臨海之新屋區西邊，社子溪南岸，現有行政區桫欏村一處。清雍正元年（1723），龍溪人郭振岳入墾，雍正8年（1730），陸豐人黃海元、張阿春合墾本村，為此區開墾較早的記錄，至清末已有桫欏莊、上桫欏莊、下桫欏莊與桫欏山莊等聚落，並以客家人口佔大多數。至日治時期方以「桫欏村」為行政區域名稱而延襲至今，現今在桫欏村區域內，另有上桫欏、下桫欏及桫欏山等聚落。命名由來即為早年開墾，先民見桫欏樹叢生而得。<sup>44</sup>

41 〔清〕周碩勳纂修，《潮州府志》卷39，頁16。（中國方志叢書第46號）（臺北：成文，1968年）

42 〔清〕明誼修；張岳松纂，《瓊州府志》，一，頁27。（中國方志叢書第47號）（臺北：成文，1967年）

43 臺灣海棗樹高5-8公尺。見郭信厚著，《臺灣經濟作物圖鑑》（臺北：貓頭鷹，2011年），頁51。

44 參見陳國川等著，《臺灣地名辭書卷15：桃園縣》，上（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9年），頁147-148。

新竹市北區，亦為臨海，沿頭前溪於出海口南岸，有康樂里，轄區中可見「糠榔」地名一處，屬聚落名稱；此聚落形成於康熙末年，為王世傑拓墾集團所創立，也是因地處沿海糠榔叢生而得名，現今「康樂里」里名即係「糠榔」轉化而來。<sup>45</sup>另乾隆21-24年（1756-1759）繪製的《臺灣輿圖》，於竹塹城外圍，溪流南岸近港處有「糠榔庄」一處，應即此地之前身。（圖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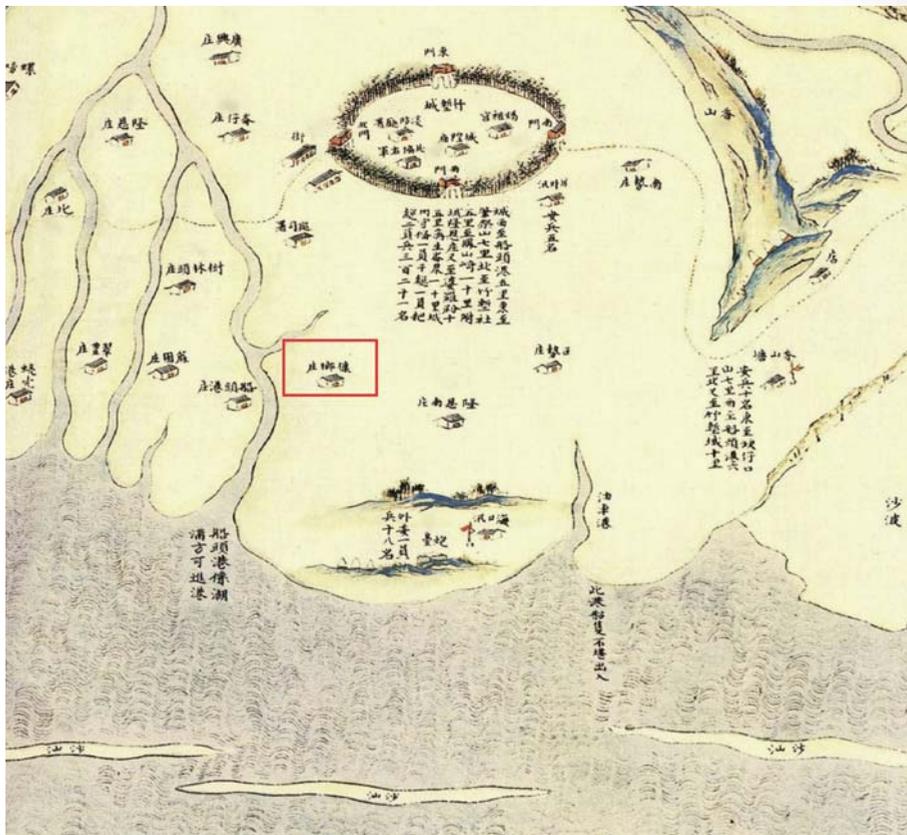


圖10 乾隆朝繪製的《臺灣輿圖》，於竹塹城外圍，溪流南岸近港處有「糠榔庄」一處，紅框線標示。

資料來源：原件為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45 參見陳國川等著，《臺灣地名辭書卷18：新竹市》（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年），頁149-150。

苗栗縣西湖鄉四湖村約在西湖溪中游北岸，內有地名曰「糠榔埔」，四湖村於清乾隆17年（1752）已有來自廣東省陸豐縣客籍人士劉恩寬入墾，糠榔埔地名由來亦因土地茂生糠榔而得名。<sup>46</sup>

## （二）中臺灣

臺中市清水區原為平埔族拍瀑拉（Papora）牛罵、沙轆兩社社域，直至清康熙、雍正年間漢人仍未能有效進入此區域進行開發，至乾隆10年（1745），楊、蕭、趙、王四姓漢人進至大甲溪南岸開拓十二甲庄、海口庄、舊庄及高美庄一帶，乾隆末年，三塊厝庄、四塊厝庄、大突寮庄與楊厝寮庄等方得開墾。事實上，從乾隆21-24年（1756-1759）繪製的《臺灣輿圖》上已可看到在大甲溪南岸，彰邑境內，牛罵、沙轆兩社間的隆起海岸平原上已標記「糠榔庄」之漢人聚落一處。（圖11）沿革至今，區內仍有「大糠榔」、「二糠榔」、「三糠榔」及「糠榔崙」<sup>47</sup>等地名，皆因先民於糠榔茂生之地建莊故而名之。<sup>48</sup>另在大甲區大安溪南岸，頂店里鐵砧山麓亦有「糠榔」聚落名一處，大甲地區，清時屬於漢民入墾較早的範圍，頂店一帶又為南北往來重要地點，為大甲最早開墾的區域之一。<sup>49</sup>

46 參見陳國川等著，《臺灣地名辭書卷13：苗栗縣》（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6年），頁455-456。

47 參見洪敏麟撰稿，《臺中縣地名沿革專輯》，第1輯（豐原：臺中縣文化中心，1993年），頁134。

48 參見陳國川等著，《臺灣地名辭書卷12：臺中縣》，2（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6年），頁225-226，232-236，246-247，251-252。

49 參見陳國川等著，《臺灣地名辭書卷12：臺中縣》，1（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6年），頁169-171，200-201。



圖11 乾隆朝繪製的《臺灣輿圖》，於今之臺中市清水區範圍亦有「糠榔庄」一處，以紅框線標示。

資料來源：原件為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三）雲嘉南地區

雲林縣臺西鄉東南邊、虎尾溪北岸之五榔村，有「糠榔下」一處，命名源於聚落位在一沙丘背面，其時沙丘上有糠榔樹生長，故名「糠榔下」。在乾隆朝繪製的《臺灣輿圖》中，在彰化、諸羅兩縣交界，虎尾溪南岸，當時的諸羅縣境內有「三糠榔庄」一處，位置與此地吻合。<sup>50</sup>（圖12）

<sup>50</sup> 參見陳國川等著，《臺灣地名辭書卷9：雲林縣》（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民91），頁466。



圖12 乾隆朝繪製的《臺灣輿圖》，於虎尾溪南岸，當時之諸羅縣境有「三椏椰庄」一處，以紅框線標示。

資料來源：原件為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在嘉南平原上的嘉義縣朴子市東北隅現有「大椏椰」、「小椏椰」兩處，行政區隸屬於大鄉、大葛及仁和三個里；漢民進入大、小椏椰開發的歷史可上溯到明鄭時期（明永曆19年，清康熙4年，1665），有漳州詔安縣涂遠一族招佃拓墾，因地處近海，椏椰叢生，而得椏椰莊之名，至康熙34年（1695），此地已發展成一大型集村，故得「大椏椰」之名。「大椏椰」東北的「小椏椰」係康熙40年（1701）由泉州南安縣陳智、侯東興、侯朝等入墾，因同樣位於椏椰莊墾區，聚落形成較「大椏椰」晚，且規模小，而得「小椏椰」之名。<sup>51</sup>同屬嘉義縣，北臨朴子市的義竹鄉之西，有地名曰「椏椰港」。義竹鄉之西昔日位於八掌溪出海地區，乃古代魴港海域

51 參見陳美玲等著，《臺灣地名辭書卷8：嘉義縣》（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民97），頁69-98。

的一部分，漢民大約在乾隆至嘉慶年間得全面拓墾，主要以漳州人為主，「糠榔港」地名亦因所處糠榔成林而得名。<sup>52</sup>於乾隆朝繪製的《臺灣輿圖》中可見於當時諸羅縣境，朴子溪南岸，近河口處有「大糠榔庄」、「小糠榔庄」及「大糠榔汛」等地名，另約同一區段臨海有「糠榔港」一處。（圖13）



圖13 乾隆朝繪製的《臺灣輿圖》，諸羅縣境近海有「大糠榔庄」、「小糠榔庄」、「大糠榔汛」及「糠榔港」等地名，以紅框線標示。

資料來源：原件為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臺南市可見與糠榔相關地名為數最多，分佈亦廣，首先看位於西北端的北門區，隔八掌溪與嘉義縣布袋鎮相接之北門區，清初原為臺江內海以北，倒風內海西線的沙洲島嶼，至乾嘉時期，因逐漸淤塞而成陸連島，至目前，海岸線仍有繼續向西發展的現象，海埔新生地的面積仍日益增加，

52 同前註，頁427-453。

先民為隨明鄭來臺的陳氏一族創建，現今「北槿榔」庄仍存於鯤江村內，在此庄內亦有槿榔山，皆因昔日遍野之槿榔樹而得名，傳原為一大庄頭，後因瘟疫而散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此地奉祀五府千歲的南鯤鯓代天府內建有山莊名曰：「槿榔」，為今日當地名勝之一。<sup>53</sup>

再看七股區，現今之七股區臨海地帶在清初大部分仍屬於臺江內海，陸地甚少，至乾隆末年幾次洪水所帶來的淤沙，臺江內海港灣才形成海埔地；現於區內南境，曾文溪北岸有「槿榔村」一處，村中有名「槿榔」之聚落，據傳此地先民多來自北門蚵寮及溪底寮之北槿榔山丘一帶捕魚維生者，因生活困頓，於光緒6年（1880）春遷居此地，並延用原居地舊名為「北槿寮仔」。<sup>54</sup>

臺南市東南部南化區，位處阿里山山脈支脈；來自閩南各地漢民約於明末清初之際陸續入墾，最慢至清同治年間已形成南庄街。於本區內的南化村，為漢民最早發展的地區，居住人口亦眾，村內有「槿榔坪」聚落一處，為一山谷間的小庄，因早年墾民於此山坡臺地間種植槿榔而得名。<sup>55</sup>位處南化區西南方之新化區，西半為平緩的海岸平原，東半為近山之丘陵地帶，本區東北側的那拔里（拔林里）有一名為「下寮」之村庄，另名「槿榔腳」，現因人口外移已廢庄。<sup>56</sup>

於乾隆朝繪製的《臺灣輿圖》，於當時的二層行溪（今之二仁溪）南岸口，有槿榔林汛一處，（圖14）時屬鳳山縣境，即今之高雄市湖內區。

53 參見林聖欽等著，《臺灣地名辭書卷7：臺南縣》（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2年），頁39-53。及黃文博著，《倒風內海及其庄社》（臺南：臺南市文化局，2013年），頁144-145。

54 參見林聖欽等著，《臺灣地名辭書卷7：臺南縣》（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2年），頁621-635。

55 同前註，頁279-292。

56 同前註，頁343-369。



圖14 乾隆朝繪製的《臺灣輿圖》，於當時鳳山縣境的二層行溪（今之二仁溪）南岸，有「糠榔林汛」一處，以紅框線標示。

資料來源：原件為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四）南臺灣

臺灣最南的屏東縣，恆春半島西部臺地中段東南側山麓為恆春鎮德和里，里內有庄名「糠榔林」；於清光緒5年（1879）的〈全臺輿圖〉中，縣城的西南方即可見有「糠榔林」地名一處，光緒15年的糠榔林庄約有46戶279人，主要為福建漳州籍移民。另在庄域內有大平頂臺地，因昔日遍佈糠榔樹且地形平坦成平臺狀而有「糠榔坪」之名。<sup>57</sup>

57 參見黃瓊慧等著，《臺灣地名辭書卷4：屏東縣》（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年），頁117-184，223-225。

### （五）東臺灣

在現今臺東縣臺東市豐年機場附近及花蓮縣新城鄉境，可見有以「康樂」為名的地方；然而經了解，這些以「康樂」為名的地方，未得有與糠榔相關的淵源，除此之外，便未見有與西部一般直接與糠榔相關的地名。臺灣因地形的阻隔，東部在開發程度上遠低於西部，縱然如前所述，目前全臺灣唯一的臺灣海棗自然保護區就設立在東臺灣，卻於地名中未見有與之關聯的部分，箇中原因，必然與漢民遷入的早晚及多寡有關。

臺灣西海岸的開發與閩南、客家移民息息相關，以上蒐羅與「糠榔」相關地名從北到南皆有分佈，誠如臺灣地名研究先驅洪敏麟先生所言：「一個地方或地域的地名，是歷史的代言者，更可從地名所描述的原景觀，包括地面起伏、河流、氣候、位置、方位、自然植物景觀及聚落發生時之機能等等，藉以探討出歷史時間裡的空間格局，亦即獲得還元曩昔的歷史地理原景觀。尤其是在臺灣，初期發生的地名，大多具備著濃厚的歷史和地理意義。」<sup>58</sup>地名反應著先人創建聚落當時的情感，糠榔必為閩、粵先民入墾之際已然熟悉之物，且為情感之所繫，故而選擇為在臺落腳處之命名。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地區大多位於近海或山麓地帶，此一現象確也符合糠榔能夠承受貧瘠土壤、耐旱抗鹽的生長特性。

走筆至此，不禁聯想到胡適先生的一段往事，民國41年（1952）12月適之先生造訪其父胡傳於清光緒年間任職知州的臺東，與當時臺東縣長吳金玉前往知本溫泉途中，行經馬蘭橋，見橋頭書有「民國二十一年建」字樣，先生便表示民國21年中華民國尚未來到臺灣，如何寫建於民國21年，這座橋應是在昭和7年（1932）竣工。稍後又得知紅頭嶼因盛產蝴蝶蘭並得獎，於民國35年改稱為蘭嶼，則對此更加不滿：「以具數百年歷史之地名，竟因一朝蘭花得獎而改名，實在不可思議，現今西歐數百年前小說中之地名街道，仍然可以按圖索驥而得，國人對文化資產之保存，亟待建立

58 洪敏麟編著，《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第1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0年），頁4。

共識。」<sup>59</sup>於此番搜尋全臺關於糠榔地名之際，更加感受到這位思想導師的識見與胸懷。



圖15 清光緒5年繪製的〈全臺輿圖〉恆春縣局部，於恆春縣城南方可見有「糠榔林」一處，以紅框線標示。

表2 全臺與「糠榔」相關地名一覽表

所屬縣市/鄉鎮	行政區域名	聚落名
桃園市/新屋區	糠榔里	上糠榔
		下糠榔
新竹市/北區	康樂里	糠榔
苗栗縣/西湖鄉	四湖村	糠榔埔
臺中市/清水區	海濱里/武鹿里	大糠榔
		糠榔崙
臺中市/清水區	糠榔里	二糠榔
		三糠榔

59 東臺灣研究會整理，《歷史與記憶：胡傳、胡適與臺東歷史座談會研習記錄彙編》（臺東：史前館，2007年），頁44。

臺中市/大甲區	頂店里	椋榔
雲林縣/臺西鄉	五榔村	椋榔下
嘉義縣/朴子市	大鄉里/大葛里	大椋榔
嘉義縣/朴子市	仁和里	小椋榔
嘉義縣/義竹鄉	平溪村	椋榔港
臺南市/七股區	椋榔里	椋榔
臺南市/北門區	鯤江里	北椋榔
臺南市/南化區	南化里	椋榔坪
臺南市/新化區	那拔里	椋榔腳
屏東縣/恆春鎮	德和里	椋榔林
		椋榔坪

(本研究整理製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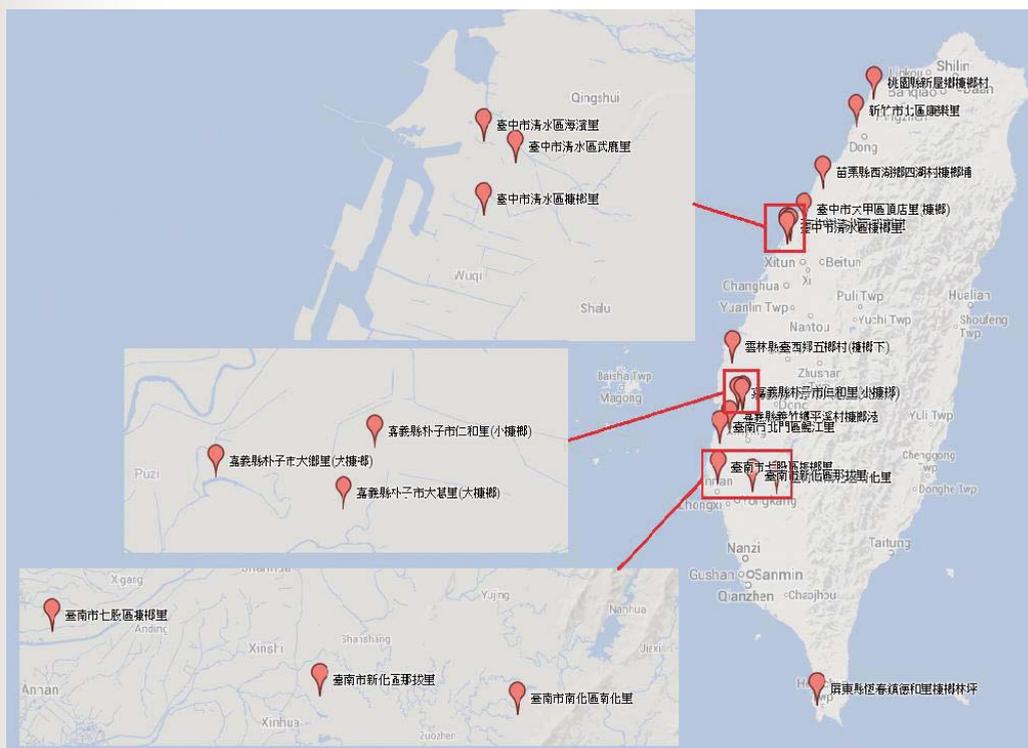


圖16 全臺「椋榔」相關地名分布圖。

資料來源：作者製圖，改繪自 Google's map)。

## 伍、常民生活中的糠榔

糠榔在先民「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生存法則下，被充分的利用，不僅葉子可綁紮成掃帚，樹莖可製成筆筒等精細木器，成熟的種子可供做零嘴，甚至連嫩芽、根部亦可食用。其中綁紮糠榔掃帚曾經於清末、日治到民國五〇年代之間在臺灣形成產業，像是高雄市林園區的林內村曾經全村以綁糠榔掃帚為業，據當地文史工作者的描述，可以略知當時的情景：「早期在鄉境內的大山（清水巖）就地取材，由於當時很多人割取，而且糠榔葉生長很慢，於是輾轉到壽山、澄清湖、大樹，甚至到恆春、臺東、花蓮等全省各地去割取。……近年來，恆春一帶有原住民人工栽種，於是需要時，向當地原住民購買，並請工人或原住民割取，再用卡車載回來。」成品銷售範圍亦廣，遍及高雄、屏東，甚至賣到澎湖、金門等地，學校及部隊也都使用，<sup>60</sup>可以想見糠榔帚與日常生活的密切，一如二百六十餘年前范咸詩作描寫的情景。

另在現今的嘉義縣朴子市德興里（新吉庄），早年居民也多以糠榔綁掃帚或販賣相關產品為業，因需求量大，原料的採集遍及嘉義番仔寮、臺南玉井、楠西、烏山頭甚至遠到臺東等地採割糠榔葉，據此可知當地亦是糠榔帚產製的另一個重鎮。<sup>61</sup>撰文期間，經實地走訪嘉義縣朴子市及溪口鄉村庄，仍能觀察到糠榔及綁糠榔掃帚產業在即將滅跡前的僅存現象，以溪口鄉游西村（又稱潭肚寮）為例，此村居民多為務農，現以醃製酸菜聞名，探訪得知該村以綁糠榔掃帚為業的百歲老人劉金龍已於前些年過世，另訪得其鄰居孫進臨，也高齡80餘，曾從劉金龍處習得綁紮之技術，而後以此為業，然因採收糠榔葉太過艱辛而做罷；據孫老先生回憶，當時糠榔葉不足時，是從高雄、屏東等地蒐購原料，至於綁好的成品，亦多往南臺

60 李俊福，〈綁糠榔掃帚〉，《臺灣文獻別冊》，第7期（2003年），頁33-37。

61 詳見〈德興里〉，收入「嘉義縣朴子市公所」網站：[puzih.cyhg.gov.tw/html/sec\\_13\\_2.html](http://puzih.cyhg.gov.tw/html/sec_13_2.html)（2014年4月10日點閱）。

灣銷售，且數量龐大。而在該村一望無際的農田中，幾無糠榔樹的身影，端賴孫老先生記憶，在其住處附近之數坪公田，因已無人耕作，故而能留下5-6棵樹齡有30年以上的糠榔樹。在孫老先生家中仍留有兩把當年自製的糠榔掃帚，主要為年節時清屯之用，因民俗中糠榔掃帚本即具除穢之力，除舊布新時便取出使用，於訪談後，孫老先生慨然贈送筆者其中一把糠榔掃帚，（圖17左側）實際上，在當地傳統經營的五金、雜貨行，多半還能買到糠榔掃帚，（圖17右側）但已不若早年製作的細緻，或因出於現今糠榔掃帚多是過年、婚喪等時節，作為一種除穢納福的儀式用具，而非日常實用的清潔用具之故。



圖17 常民生活中使用的傳統糠榔掃帚。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嘉義縣朴子市德興里，又稱新吉庄，早年本即為糠榔掃帚主要產製地，於溪口鄉訪查時，亦獲該村耆老指點前往新吉庄或能找到較多相關訊息；現今臺灣仍有糠榔產業的地方應該就剩這個村庄，該庄週邊仍可見較大面積之糠榔樹林，（圖18）經拜訪里長侯茂昆先生，得知該庄仍有5-6位

年長者在綁糠榔掃帚，村民為保存這項傳統技藝，開發出配合發展觀光的相關藝品，技藝亦是從傳統手法轉化而來。（圖19、圖20）



圖18 嘉義縣朴子市德興里（新吉庄）周邊的糠榔林。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圖19 嘉義縣朴子市德興里（新吉庄）內的壁飾。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圖20 嘉義縣朴子市德興里（新吉庄）為糠榔掃帚產業轉型而開發之民俗藝品。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再往南，到了臺南市範圍，以八掌溪與嘉義縣布袋鎮相鄰的北門區，現今亦可訪得與糠榔相關的事跡；於前段整理全臺相關地名時，已提及此地有名「北糠榔」之聚落，現今這個村莊居民幾已外移，沿途詢問皆謂該村應已少有人居，主因為地貧無以謀生，加以地層下陷嚴重，到訪直冬令時節，強勁的東北風吹襲著這個區域，確實感到環境的嚴峻；經實地探訪，村莊之房舍仍然完好，但卻杳無人煙，周邊亦難發現有糠榔樹或與糠榔文化有關的遺留。（圖21）在同一行政轄區鯤江村範圍內，有一香火鼎盛的廟宇——南鯤鯓代天府，為國定古蹟，其中倒是有許多與糠榔相關的傳說，首先，代天府園區中老廟位址原即為一座糠榔遍佈之小山崙，原稱桃榔山虎峰，於嘉慶22年（1817）起建，至道光2年（1822）竣工，代天府創建於明永曆16年（1662），而後遷入現址，相傳「鯤鯓山四面環海，屹立在急水溪口，該山是浮水金獅活穴，急水溪是條盲龍，南鯤鯓廟後有一棵白枕榔樹，為浮水金獅的尾巴，枝葉常無風自動，急水溪依獅尾招示，

左沖右轉，九九八十一轉，轉到海面，所以任何山洪海潮都沖不到南鯤鯓山，這棵白枕榔樹，在嘉慶年間被一位失德的和尚偷偷的砍倒，當白枕榔被砍倒時，整座鯤鯓山悲鳴三晝夜，繼而引起海嘯，從此地理敗壞，禁不起山洪海潮的沖蝕。因之神明顯靈，再起駕擇地於枕榔山虎峰，即現在廟址。」<sup>62</sup>或因欉榔樹被付予了神靈傳說，成了此地民間信仰的元素，居民多半不會去割取欉榔樹，也就少有聽聞關於從事綁紮欉榔帶的相關產業傳承；不過這則建廟的神靈傳說，似乎存在著環境變遷的寓意，則有值得吾人重視的另一層意涵。事實上，日治時期在治理海岸水土保持時，亦曾將欉榔列為海岸植林的選項，<sup>63</sup>惟其根系抓地不深，未若木麻黃、林投等樹種來得有效，而後並未見林務單位採用。



圖21 臺南市北門區鯤江里「北欉榔」聚落今貌。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62 引自南鯤鯓代天府管理委員會編印，《南鯤鯓代天府沿革簡介》（未載出版時間），頁7。  
另參李僊錦等著，《大臺南的河川》（臺南：臺南市文化局，2013年），頁132-137。  
黃文博著，《倒風內海及其庄社》（臺南：臺南市文化局，2013年），頁317-319。

63 參見〈澎湖植林現狀〉，《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5年1月3日）。



圖22 南鯤鯓代天府「大鯤園」展示「鯤鯓三寶烏夜被盜」關於白欖榔樹遭盜伐之模擬場景。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圖23 南鯤鯓代天府園區中的「欖榔山莊」。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從前述高雄林內村與嘉義朴子德興里兩處的地方文史記載發現，在臺灣西岸糠榔葉不足供應之際，都曾遠赴東臺灣採集；由於臺灣東海岸的開發較晚亦較緩，許多在西邊消聲匿跡的，卻在東邊還能看到，筆者於2009年初春探訪「瑯嶠—卑南」古道<sup>64</sup>時，古道沿途確實可見許多野生糠榔樹叢，於陡峭的海岸山丘或於鹽分頗高的砂質土壤，都無礙它的生長，終於可以見識到所謂冰河孑遺植物的韌性；這全臺最後一段沒有現代公路的區域，卻也保留下許多珍貴的生態與歷史記憶，於此同樣發人深省。（圖24）所幸，快要滅跡的野生糠榔，終於在環保意識覺醒之際開始受到人為保護，農委會林務局臺東林區管理處在臺東縣海端鄉境設立「關山臺灣海棗自然保護區」，讓糠榔的原生樣貌得到較大範圍的保育。<sup>65</sup>



圖24 現今「瑯嶠—卑南」古道上猶可見荒野中叢生的糠榔樹（白色框線標示）。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64 此路段政府原擬開發為臺26線（安朔—旭海段）公路，以期完成全臺環島公路網，然因文史、環保等民間團體多年抗議而延宕至今，故而為全臺最後一處沒有公路的地方。

65 「關山臺灣海棗自然保護區」面積54.33公頃，於民國70年依「臺灣林業經營改革方案」公告成立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復於95年依森林法公告為「關山臺灣海棗自然保護區」，設立目的是在保護本區內臺灣僅存較大面積之臺灣海棗生育地，讓臺灣海棗能夠孳育繁衍，為後代子孫留下珍貴之生物資源並提供科學及教育研究之用。引自〈關山臺灣海棗自然保護區〉，收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臺東林區管理處」網站：[www.forest.gov.tw/ct.asp?xItem=32692&ctNode=2372&mp=350#](http://www.forest.gov.tw/ct.asp?xItem=32692&ctNode=2372&mp=350#)（2014年4月10日點閱）。

## 陸、結語

糠榔樹在臺灣曾是經過物競天擇繁衍下來的優勢物種，萬物之靈的人類也曾充分運用它的種種來增益文明的推展，時勢流轉，隨著人類文明的腳步，糠榔這種人類善用過的天然物資，似乎已被人造材料所取代；以往遍野糠榔樹的景象已成滄海桑田，所幸，雖然糠榔遍野的景象隨著人們的拓殖、開發都被砍光、推平，但是往昔先人因著地景地貌所命的地名、聚落，沿襲至今還能讓我們探知當時的光景；於今，人們至多基於保存民俗文化、發展地方觀光，甚或只是庭園造景、美化環境等方面考量，讓糠榔還保有些剩餘價值，這或許是經過百萬年物競天擇的糠榔在這個階段不得不面對的物競「人」擇窘境。透過文獻史料的鋪陳，便得今昔之對照，藉著臺灣一地關於糠榔的生滅，不但可連結三百餘年來相關的歷史、人文，同時也具體而微的看出當今人類之於地球環境的影響。

本文以臺灣原生植物—臺灣海棗，民間俗稱的「糠榔」為題，從這種植物的生態特色切入，再藉由人們以文字及圖像記載下來的史料來鋪陳所觀察到的現象，這些幾乎都是以有文字傳述能力人群的思維角度所做的討論，諸如文中蒐羅與「糠榔」相關之文獻記載、地名及常民生活等等，也全然由漢人先民或東西洋人所留，至於更早於漢人先民的原住民族，他們與糠榔互動的種種，本文涉及較少，主要是受限於論述資料不足，僅在清領前期黃叔瓚的番俗記事與日人金平亮三的著作中，看到南臺灣一帶關於原住民與糠榔有關的記載，既然是遍佈全臺的原生植物，可以利用的價值又那麼多，可以想見，此地的先民應是不分族群，都可能加以運用。臺灣原住民族之於糠榔的相關材料，仍值得往後持續留心。

## 參考書目

### 一、傳統圖書文獻

- 〔北魏〕楊銜之撰，《洛陽伽藍記》。臺北：臺灣中華，1966年。
- 〔明〕汪瑀修；林有年纂，《安溪縣志》。上海市：上海古籍書店，1982年。
- 〔明〕羅青霄修纂，《漳州府志》，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0年。
- 〔清〕六十七輯，《使署閒情》。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年。
- 〔清〕六十七輯，《六十七兩采風圖合卷》。臺北：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7年。
- 〔清〕王必昌纂修，《重修臺灣縣志》。臺北：成文，1983年。
- 〔清〕王瑛曾纂修，《重修鳳山縣志》。臺北：成文，1983年。
- 〔清〕尹士俛著，《臺灣志略》。北京：九州，2003年。
- 〔清〕朱仕玠撰，《小琉球漫誌》。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年。
- 〔清〕朱景英撰，《海東札記》。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年。
- 〔清〕余文儀纂修，《續修臺灣府志》。臺北：成文，1984年。
- 〔清〕李丕煜纂修，《鳳山縣志》。臺北：成文，1983年。
- 〔清〕周元文、陳瓚纂修，《重修臺灣府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
- 〔清〕周碩勳纂修，《潮州府志》。臺北：成文，1968年。
- 〔清〕周璽纂修，《彰化縣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
- 〔清〕明誼修；張岳松纂，《瓊州府志》。臺北：成文，1967年。
- 〔清〕范咸、六十七纂修，《重修臺灣府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
- 〔清〕唐贊袞撰，《臺陽見聞錄》。臺北：成文，1983年。

- 〔清〕高拱乾纂修，《臺灣府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
- 〔清〕屠繼善纂修，《恆春縣志》。臺北：成文，1983年。
- 〔清〕陳夢林纂修，《諸羅縣志》。臺北：成文，1983年。
- 〔清〕陳文達纂修，《臺灣縣志》。臺北：成文，1983年。
- 〔清〕陳培桂纂修，《淡水廳志》。臺北：成文，1983年。
- 〔清〕黃叔瓚撰，《臺海使槎錄》。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年。
- 〔清〕蔣毓英纂修，《臺灣府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
- 〔清〕謝金鑾、鄭兼才纂修，《續修臺灣縣志》。臺北：成文，1983年。

## 二、近代圖書文獻

- 王雅倫著，《法國珍藏早期臺灣影像：攝影與歷史的對話》。臺北：雄獅，1997年。
- 呂思勉著，《兩晉南北朝史》。臺北：臺灣開明，1983年。
- 李祖基，〈論尹士俛《臺灣志略》的史料價值大——以社會經濟史為例〉，《臺灣文獻》54卷4期（2003年），頁2-6。
- 李僊錦等著，《大臺南的河川》。臺南市：臺南市文化局，2013年。
- 李俊福，〈綁糠榔掃帚〉，《臺灣文獻別冊》，第7期（2003年），頁33-37。
- 沈友梅等編，《沈光文斯庵先生專集》。臺北：寧波同鄉月刊社，1977年。
- 邱文鸞等著，《臺灣旅行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5年。
- 吳永華著，《臺灣特有植物發展史》。臺中：晨星，2006年。
- 金平亮三著，《臺灣樹木誌》。臺北：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林業部，1936年。
- 林聖欽等著，《臺灣地名辭書卷七：臺南縣》。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2年。
- 東臺灣研究會整理，《歷史與記憶：胡傳、胡適與臺東歷史座談會研習記錄

- 彙編》。臺東：史前館，2007年。
- 洪英聖編著，《畫說乾隆臺灣輿圖》。南投：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中部辦公室，1999年。
- 洪敏麟編著，《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第1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0年。
- 洪敏麟編著，《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第2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4年。
- 洪敏麟撰稿，《臺中縣地名沿革專輯》，第1輯。豐原：臺中縣文化中心，1993年。
- 南鯤鯓代天府管理委員會編印，《南鯤鯓代天府沿革簡介》。臺南：南鯤鯓代天府管理委員。
- 郭信厚著，《臺灣經濟作物圖鑑》。臺北：貓頭鷹，2011年。
- 連橫撰，《臺灣通史》，中國方志叢書臺灣地區第63號。臺北：成文，1983年。
- 連橫著，《臺灣語典；雅言》。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年。
- 陳國川等著，《臺灣地名辭書卷15：桃園縣》，上。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9年。
- 陳國川等著，《臺灣地名辭書卷18：新竹市》。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年。
- 陳國川等著，《臺灣地名辭書卷13：苗栗縣》。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6年。
- 陳國川等著，《臺灣地名辭書卷12：臺中縣》，1。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6年。
- 陳國川等著，《臺灣地名辭書卷12：臺中縣》，2。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6年。
- 陳國川等著，《臺灣地名辭書卷9：雲林縣》。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2年。

- 陳美玲等著，《臺灣地名辭書卷8：嘉義縣》。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8年。
- 黃瓊慧等著，《臺灣地名辭書卷4：屏東縣》。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年。
- 黃純青，林熊祥主修，《臺灣省通志稿》，中國方志叢書臺灣地區第64號。臺北：成文，1983年。
- 黃文博著，《倒風內海及其庄社》。臺南：臺南市文化局，2013年。
- 詹素娟編著，《舊文獻 新發現：臺灣原住民歷史文獻解讀》。臺北市：日創社文化，2007年。
- 鄭喜夫，〈關於清代兩種《臺灣志略》〉，《臺灣文獻》，33期1卷（1982），頁114-115。
- 蘇鏡潭撰、王麗整理，《東寧百詠》，臺灣文獻匯刊第4輯第3冊。北京：九州，2004年。
- Charles Wm. Le Gendre，《*Notes of Travel in Formosa*》。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2年。
- John Thomson著，René viénet編，《從地面到天空 臺灣在飛躍之中：1871-2006》。臺北：法國信鴿書店，2006年。
- Herry, A., *A list of plants from Formosa*, Yokohama: Kelly & Walsh, 1896.
- Swinhoe R., "Additional notes on Formosa.",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10, 1866, pp. 122-128.
- 三、網路資源
- 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網站：[memory.ncl.edu.tw](http://memory.ncl.edu.tw)。
- 嘉義縣朴子市公所網站：[puzih.cyhg.gov.tw/html/sec\\_13\\_2.html](http://puzih.cyhg.gov.tw/html/sec_13_2.html)。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臺東林區管理處網站：[www.forest.gov.tw/ct.asp?xItem=32692&ctNode=2372&mp=350#](http://www.forest.gov.tw/ct.asp?xItem=32692&ctNode=2372&mp=350#)。
- 國立臺灣大學植物標本館「臺灣植物資訊整合查詢系統」：[tai2.ntu.edu.tw](http://tai2.ntu.edu.tw)。

The Analysis of Phoenix formosana Mas. from Historical Materials,  
Place Names and People Daily Life in Taiwan

Meng-hou, Ho\*

Abstract

The article is on the dimension to probe the changes in the past three hundred years of the Taiwan Island Plant in Glaciers period and Phoenix formosana Mas. as known (Commonly known as Taiwan date palm) .

Substance as: (i) Discussion about the literature of the period Qing to Japanese colonial. (ii) Discussion about the documents and images by western visitors when the mid-19 Century after. (iii) According the place name to reveal the distribution and communication with Han Chinese. (iv) The finally Completed the field survey to find the relation details of Taiwan Date Palm traditional industries and folk culture.

Keywords: Phoenix formosana Mas., Taiwan date palm, Taiwan place names, Folk pl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

\* Executive Officer of Collection Section, Taiwan Historica

